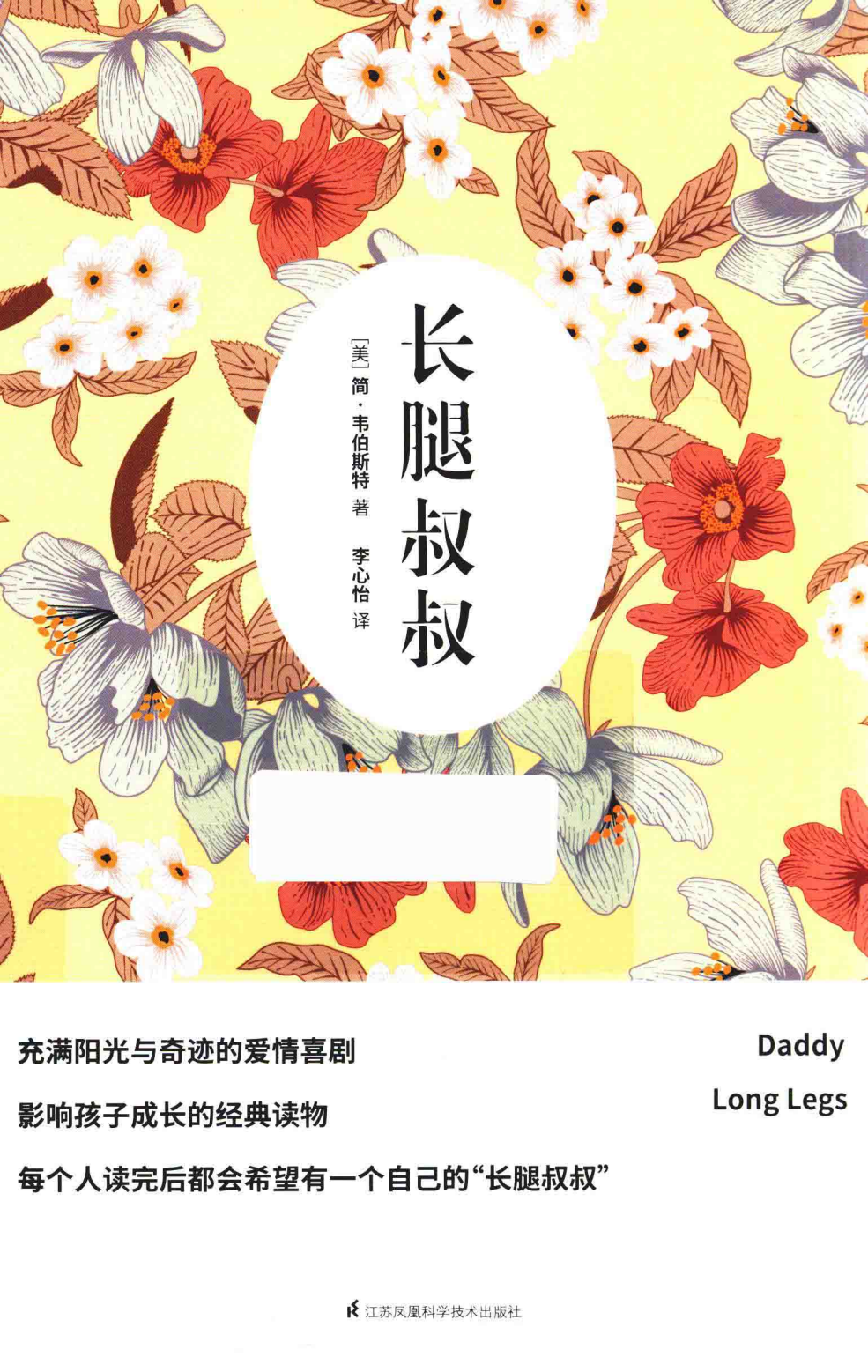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长腿叔叔

〔美〕简·韦伯斯特 著 李心怡 译

充满阳光与奇迹的爱情喜剧

影响孩子成长的经典读物

每个人读完后都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“长腿叔叔”

Daddy

Long Legs

Daddy
Long Legs

长腿叔叔

[美] 简·韦伯斯特 著
李心怡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腿叔叔 / (美) 简·韦伯斯特著; 李心怡译. --
南京: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.11
ISBN 978-7-5537-6633-1

I. ①长… II. ①简… ②李… III. ①书信体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5450号

长腿叔叔

著者	[美] 简·韦伯斯特
译者	李心怡
责任编辑	倪敏
责任监制	曹叶平 方晨
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pspress.cn
印刷	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	880mm × 1230mm	1/32
印张	7.125	
字数	150 000	
版次	2017年11月第1版	
印次	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	
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37-6633-1
定价	3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。

目录

忧郁的星期三 / 001

乔若莎·艾伯特小姐给长腿史密斯先

生的信 / 010

忧郁的星期三

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真的糟糕透了——弥漫恐惧等待的一天，鼓起勇气承受的一天，忙一忙却又忘记的一天，每层地板都必须光洁照人，每把椅子都要一尘不染，床要铺得没有一点皱褶。还得把97个活蹦乱跳的小孤儿梳理干净，为他们穿上刚洗好的花格子衬衫，并且要挨个叮嘱他们注意礼貌。只要理事们一问话，就要说：“是，先生”“不，先生”。

这真是个折磨人的日子，可怜的乔若莎·艾伯特，作为孤儿院里最年长的孩子，当然更加倒霉。和往常一样，这个特别的星期三，终于也挨到头了。乔若莎逃出了厨房——她刚在那里为来访的客人做了三明治，转到楼上完成她的日常工作。第F室由她负责，那里有11个4岁到7岁不等的小孩子和排成一列的11张小床。乔若莎把他们都叫来，帮他们整理好皱巴巴的衣服，擦干净鼻涕，排成一

行，然后领着他们去餐室，在那里，他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尽情地享受，喝点牛奶，吃些面包，还有梅子布丁。

她跌坐在窗台边，身体非常疲惫，把涨得很疼的太阳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。从早晨5点开始，她就手脚不停地忙碌着，听从每个人的命令，不时被神经质的女监事大骂一顿，指使得晕头转向。里皮特太太私下里，可不像她面对理事和来访的女宾客们时表现的那样冷静，一副很庄重的模样。乔若莎的目光掠过孤儿院高高的铁栏杆外一片上了冻的宽阔草地，望到远处起伏的山峦，散落在山上的村舍，树叶凋零的树林里露出房屋的尖顶。

这一天过去了，应该是表现不错，没出什么差错。理事们与参访团已经巡视了孤儿院，喝过茶，读完报告，现在正准备赶回家中，到温暖的炉火旁边，起码再等一个月才会想起他们照管的这些磨人的小家伙。乔若莎向前倾着身子，好奇地望着那一连串马车与汽车拥挤地穿过孤儿院大门，不由得一阵渴望。

在幻想中，她跟着一辆又一辆车，到了坐落在山坡上的一栋大房子里。她想象自己穿着貂皮大衣，戴着天鹅绒装饰的丝织帽子，靠在车座上，漫不经心地向司机说：

“回家。”可是一到家门口，所有的想象都变得模糊了。

乔若莎很爱幻想——里皮特太太说要是不小心点，幻

想就会给她招惹上麻烦。可是，无论她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，都无法带着她走进那扇她渴望进入的宅子的大门，她只能停留在门廊上。充满了冒险心的可怜的小乔若莎，在她度过的17年岁月中，她从未进过一个正常的家庭。她无法想象出，其他没有孤儿烦扰的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。

“乔……若……莎……艾……伯……特，有人叫……你去办公室，依我看，你最好能动作快一点！”

汤米·狄伦加入了唱诗班，他唱着走上楼梯，顺着走廊走向第F室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乔若莎把窗外的目光收了回来，再次面对生活中的烦恼。

“谁在叫我？”她打断咏唱着的汤米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是里皮特太太，她在办公室，我觉得她要疯掉了，阿……门！”

汤米拖着长音唱着，他的腔调不全是幸灾乐祸。就算是心肠最硬的小孤儿，面对一个姐姐做错了事，要被叫去见那个讨厌的女院长时，还是会表现出相当的同情。况且汤米还蛮喜欢乔若莎的，虽然她有时用力扯他的胳膊，帮他洗脸时几乎把他的鼻子都要擦掉了！

乔若莎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地去了。会是哪里出错了呢？是三明治切得还不够薄，是把壳掉进水果馅饼里了，还是哪位来访的女宾客看到苏西·华生袜子上的破洞了？



还是……哎，糟了！是不是F号房里那个调皮的小家伙顶撞了哪位理事？

又长又矮的长廊已经关了灯，她下楼时，最后一位理事站在通往院外的门口，正准备离开。在办公室敞开的门里，乔若莎看了一下这个人，感觉他好高。他正向院外等着的一辆汽车招手，当汽车启动时，有短暂的一会儿是朝乔若莎这边的，刺眼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大厅的墙壁上，影子把手脚都滑稽地拉长了，从地板一直到走廊的墙壁上。它看起来像人们俗称的“长腿叔叔”——一只晃来晃去的大蜘蛛。

乔若莎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，欢快地笑起来。她天性乐观，一点小事都会把她逗乐。从让人感到压抑的理事身上找到笑料，确实是一件意外的好事。这段小插曲让她高兴起来，让她进入办公室去见里皮特太太时，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女监事也在对她笑，就算不是真笑，起码也算和蔼。她几乎像对待来访的宾客一样满脸挂着喜悦。

“坐下，乔若莎，我有些话要和你谈。”

乔若莎坐到最近的一把椅子上，屏住呼吸，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。汽车从窗外驶过，灯光照过窗户。里皮特太太望着远去的车子，问道：“刚走的那位先生，你注意到

了吗？”

“我看到了他的背影。”

“他是我们最富有的理事之一，为孤儿院捐了许多钱。但他特意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，所以我不能把他的姓名告诉你。”

乔若莎的双眼微微地睁大了。她不习惯被女院长叫到办公室里讨论理事们的嗜好。

“这位先生已经关照过孤儿院的几个男孩子。你还记得查理·班顿跟亨利·傅理兹吧？他们都是被这位先生……这位理事资助读大学的。两人都非常用功，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了这位理事的慷慨资助。这位先生从不要求其他的回报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他的仁慈仅限于对男孩子，我没能让他对女孩们产生一点兴趣，无论她们有多出色。我可以这样说，他对女孩子一点也不在乎。”

“是的，女士。”乔若莎喃喃地回答，此刻她似乎觉得应该回应点什么。

“在今天的例会上，有人提起你的前途问题。”

里皮特太太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又慢条斯理地朝下说，让她的听众总是绷紧了神经，感觉非常痛苦。

“一般情况，你知道的，孩子们过了16岁以后就不可以留下来了，不过你应该算特例。你14岁时读完孤儿院的

课程，表现良好——我不得不提的是，你的操行并非一向优良——由于你的表现，我们让你继续在镇里读高中。现在你也快毕业了，我们不能再负担你的生活费了。就是这样，你也比其他人多享受了2年教育。”

里皮特太太根本不提乔若莎这2年为了她的食宿，已经很卖力工作的事。永远都是孤儿院工作第一，功课第二。遇到像今天这种日子，乔若莎就得留下来打扫卫生。

“我刚才说了，有人提到了你的前途问题，会上对你的表现进行了讨论——彻彻底底地进行了一番讨论。”

“当然，对你来说，为你安排一个工作就可以了，不过你在学校里，某些学科表现突出，甚至可以说英文写作非常出色。你们学校的理事——普里查小姐，正好在参访团里，她和你的作文老师谈过，为你说了一些好话。还读了你的一篇作文——题目是《忧郁的星期三》。”

这下子乔若莎可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。

“我听说，你嘲笑了把你养大，为你做了许多的孤儿院，没有表示出一丝感激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嘲讽，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被原谅。不过，幸亏……那位先生，就是刚离开的那位，表现出大度的幽默感。就是因为那篇不适宜的作文，他愿意资助你去读大学。”

“去读大学？”乔若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里皮特太太点了点头。

“他留下来和我谈条件——很不寻常的条件。对我来说，这位先生真的有一些古怪。他认为你有天赋，他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位作家。”

“作家？”乔若莎脑子有些麻木了，呆呆地重复着里皮特太太说的话。

“那只是他的理想而已。是否成功，将来自然能知道。他会给你足够多的零用钱，对一个从未有理财经验的女孩子来说，实在是过于多了。不过他把这些琐事安排得很周全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这个夏天你都会留在这儿，然后，好心的普查德小姐会帮你添几件衣服。你的食宿费与学费都由那位先生直接付给学校，在大学这4年期间，你每个月还有35美元的零用钱。这可以让你过和其他正常学生一样的生活。这位先生的私人秘书每个月都会把这些钱寄给你，相应地，你每个月也要回封信表示感谢。不是让你为零用钱向他道谢，他对这些毫不理会，你要写信告诉他求学的过程和生活中的细节。和写给你的父母一样，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。

“这些信要写明给约翰·史密斯先生，并由秘书转

交。约翰·史密斯先生当然不是这位先生的名字，他希望当个无名氏。但对你而言，他将只是约翰·史密斯先生。他之所以要求你写信，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写信更能培养文学表达能力了。由于你没有家人可以通信，他希望你能写这样的信给他；同时他也想随时知道一些你的学习进展情况。他不会回信，也不会很特别留意你的信。他讨厌写信，也不想让你变成一种负担。如果有紧急事件需要回复的——比如你被学校开除，我想这种事不会发生的——你可以和他的秘书葛林格先生联络。写信是你每个月必须遵循的义务，这是史密斯先生唯一的要求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地写信，当成你在付账单，每月准时寄出。我希望信中的语气始终保持尊敬，能很好地反映出你所受的良好教育。你一定要牢记，你是在给约翰·格利尔孤儿院的理事写信。”

乔若莎的眼睛急切地寻找房门。她已经兴奋得晕头转向了，她只想快点从谈话毫无新意的里皮特太太身边逃开，好好地思考。她起身试探着退了一步。里皮特太太用手势示意她留下来，这么好的宣讲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？

“我相信你一定很感激这个从天而降的好运吧？世上没有几个女孩子像你这样好运。你一定要记住……”

“我会的，太太。谢谢您。我想，如果没其他事，我得去给弗莱迪·珀金斯的裤子补补丁了。”

她走了出去，带上了房门，里皮特太太目瞪口呆地盯着门，她的一肚子唠叨才刚刚说到兴头上呢。



乔若莎·艾伯特小姐给长腿史密斯先生的信



1

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好心理事：

我终于来到了学校！昨天搭了4小时的火车。充满了新奇感，不是吗？我还从来没有乘坐过火车呢。

校园真是很大，是非常容易让人糊涂的地方——只要我一离开自己的房间就会迷路。等我对周围环境熟悉了再向您描述一下我的学校，并汇报我的课程。

现在是星期六晚上，要到下星期一早上才上课。不过我还是想先写封信给您，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。

给陌生人写信感觉怪怪的。对我来说，写信很奇怪……我这辈子到现在就写过三到四封信，要是写得不规范，希望您能谅解。

昨天早上出发前，里皮特太太和我有一次很严肃的谈话。她告诫我今后如何为人处世，特别是对有恩于我的好心先生您更要保持尊敬。

不过，对一个叫约翰·史密斯的人，我怎么能尊敬得起来呢？您为什么不选个有点个性的名字呢？我好比在给亲爱的拴马桩或者衣服架写信。

整个夏天，我想了许多关于您的事。这么多年，突然有人关心我，让我觉得有了家的感觉，有了归宿。这种感觉令人陶醉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不得不说，当我想到您的时候，我的脑子总是一片空白。我只知道3件事：

一、您长得高高的。

二、您非常富有。

三、您讨厌女孩子。

我想我可以称您为“亲爱的厌恶女孩先生”，但这却有伤我的自尊。或许我可以称您为“亲爱的富人”，不过这似乎对您是一种侮辱，好像您唯一值得提的只有钱似的。此外，“富有”是一种很表面的特征。您或许不会一辈子都是个有钱人，有很多聪明人都在华尔街栽了跟头。不过至少您的身高不会改变，所以我决定称您为“亲爱的长腿叔叔”。希望您不要介意。这只是私底下的称呼，我们不要告诉里皮特太太。



再过2分钟，10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。我们的一天被钟声分成一段一段的。我们吃饭、睡觉和上课都要通过钟声。这让我活力十足，就像消防车一样。

时间到了，该熄灯了。晚安。

瞧！我是多么守规矩——多亏约翰·格利尔孤儿院的训练。

尊敬您的乔若莎·艾伯特

9月24日

于弗高森楼215室

亲爱的长腿叔叔：

我喜欢大学，也爱您，因为您送我来这里——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我时时刻刻都很兴奋，兴奋得都要难以入睡了。您无法想象这里跟约翰·格利尔孤儿院有多不同。我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好的地方。我深深地替那些不是女孩，又不能来这儿的人感到遗憾。我确信您年轻时读的大学一定没有这么美好。

我的房间在顶楼上，在新医务室盖好前，被用作传染病房。这一层还有另外3个女孩子。一个戴眼镜的大四女生，总是叫我们安静一点，还有2个新生，莎莉·麦克白与茱莉亚·平莱顿。莎莉长有一头红发和一个翘鼻子，人很友好。茱莉亚出身纽约名门，她还没注意到我。她们俩住同一间屋，大四女生和我住单人房。新生一般不能住单间，因为单间很少，我甚至没提要求就得到了一间。我猜一定是注册处的人认为不能让有教养的女孩跟弃儿住在一起。您瞧，这还蛮有好处的！

我的房间在西北角，有2扇窗子，窗外景色很美。跟20